

诺思洛普·弗莱研究丛书

诺思洛普·弗莱
文论选集

Northrop Frye: Selected Essays
Edited by Wu Chizhe

I 06/3

诺思洛普·弗莱研究丛书

诺思洛普·弗莱 文论选集

吴持哲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诺思洛普·弗莱文论选集/吴持哲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2

ISBN 7-5004-2203-2

I. 诺… II. 吴… III. 文艺批评-文集 IV. I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6653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625 插页:2

字数:348 千字 印数:1-3000 册

定价:19.00 元

弗莱研究丛书编委会

顾问 罗伯特·邓纳姆 A.C. 汉密尔顿 琳达·哈琴
伊瓦·库希纳 威廉·赫·纽 李赋宁 王佐良

主编 王 宁 吴持哲

编委 万小器 乔纳森·哈特 郭继德 江 溶
秦明利 王逢振 王 宁 王仁强 吴持哲
叶舒宪

总 序

在 20 世纪群星璀璨的人文科学和科会科学领域，有一位加拿大人的名字格外耀眼，他就是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1912—1991）。正是这位伟大的加拿大学者，以其对人类精神文明的卓越贡献而被载入史册，他的理论思想不断地被东西方学者和理论批评家引用和讨论，从而为加拿大的文化和文学从“边缘”逐步向中心运动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正是出于对弗莱的遗产发扬光大、把加拿大文化和学术思想介绍到中国之目的，我们在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处，尤其是王仁强（Richard King）参赞的大力帮助和支持下，编辑了这套“弗莱研究丛书”，旨在把中国的加拿大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深度，同时也让弗莱的文化理论与中国文化和文学研究产生相互启迪的作用。

弗莱作为 20 世纪屈指可数的大师级思想家和理论家，其贡献和成就表现在诸多方面，这里仅作一简略概括：（1）作为一位文化哲学家或文化革新者，弗莱毕生致力于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使其在国际文化理论界独树一帜；（2）作为加拿大在国际学术界的主要发言人，他的学术思想和批评理论曾一度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其后又逐步被再度“边缘化”的历程，但到了临近世纪末的今天，人们又发现了他的理论的潜在价值；（3）作为一位有着世界性影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他所开创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曾一度与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在五六十年代的西方文论界起过“三足鼎立”的作用；（4）作为一位有着自己独特风格的元批评理

论家和比较文学研究者，他的理论对结束“新批评”在英语文学和文论界实际上的一统天下和比较文学超学科研究的兴起有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可以这样来总结，弗莱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学术理论流派，但他同时却又能与任何一个当代批评流派进行对话，引发他们争论，给他们以启示。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联合国内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同行共同编辑这套丛书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在此我们谨向加拿大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的慷慨资助使这套丛书的出版成为可能；同时我们也感谢出版本丛书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没有他们的支持和编辑们的辛勤劳动，本丛书也不可能顺利出版。我们希望本丛书的出版不仅对中国读者认识弗莱及其理论有所帮助，同时也对整个弗莱研究作出独特的贡献。

弗莱研究丛书编委会

1995年9月

译本序一

这部文选蒐集了文论家诺思洛普·弗莱著述的丰富篇章，并向我们展现了弗莱将近六十年创作生涯所涉及的广阔的学术视野。诚然，弗莱的声誉与其《批评的解剖》（1957）一书是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不应忘记，弗莱生前不仅是一位文学理论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化批评家；同时也应记取，即使作为文学批评家，弗莱雄健的文笔也远不是仅仅探讨了文学结构及传统的一些形式。从早年起，弗莱所关注的领域便开始不断地扩大，直到囊括维科所说的 *Verum Factum*^①，即人类所创造的世界，指其文学、哲学、神学、艺术、音乐、宗教组织以及政治机构。

弗莱是一位多产作家，凡出自他笔端的东西无不饶有兴味。但是，要编选一部弗莱文集，却面临着究竟从他数百篇佳构名作中选取哪一些的难题。英语国家迄今已出版十多部弗莱的选集，其它国家还以别的文字出版了若干部集子，但目前这部中文选集却别具一格。吴持哲教授所选用的篇目，论时间跨度达46年，从弗莱写于1947年的论叶芝的重要文章开始，直到弗莱1990年，即在他逝世前几个月所写的论加拿大文化发展的文章为止。我们欣然注意到，编者的意图是欲以文学的社会功能作为第一辑选篇的中心，的确，在弗莱本人看来，文学及文学批评的社会背景，是

① G. B. Vico (1668—1744)，意大利哲学家。拉丁文 *Verum Factum*，义为“一切创造”。

与它们的历史、美学、宗教背景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弗莱作为一位作家，以及就他的为人而言，都具有许多可贵品德，其中之一便是在履行其伟大事业中所表现的谦虚精神。尽管弗莱抱着坚定不移的信念，然而他从不惟我独尊、炫耀自己的观点；他之所以喜爱 essay^① 一词，决非偶然，因为他常常提到自己的著作及文章不过是这个词起初的含义“尝试”或“不完善的试验。”弗莱从不把自己的任何观点视为不容商榷的定论，相反，在他的著述中有许许多多东西都在开导我们进行对话，这部选集中所收文章足以证明这一点。弗莱学术视野之开阔、才思之敏捷、论述之精辟，以及对传统理解的深刻——凡此种种，几乎在每篇选文的字里行间都可察觉到。这些文章将出色地引导中国的读者去理解诺思洛普·弗莱的人文科学理论，从而使他们相信，为什么弗莱堪称为 20 世纪英语国家文学传统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批评家。

美国罗亚诺克学院教授

罗伯特·D·邓纳姆

1996 年 8 月 22 日

于弗吉尼亚州萨勒姆

① Essay（随笔、漫谈、论说文），源自法语的动词 essayer（尝试）。

译 本 序 二

诺思洛普·弗莱的著述卷帙浩繁，要选编一部文集殊非易事。但是在这部文集中，编者及其同事们深思熟虑、判事敏锐，令人欣慰地克服了这一困难。选集所收篇目覆盖了弗莱许多方面的兴趣：既有关于社会和文学的评论，又反映了弗莱敏捷的才思和优雅的风格；选篇展示了作者对宗教的敏感、对艺术规范及常见引喻的偏爱，以及关于文化表现的一览无遗的整体观。

第一辑所收论文概括地探讨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及个人在文学中的作用，以及批评理应成为一种艺术形式所具有的生命力。弗莱坚持批评的这种独立性，有力地论证了西方文化中一些普遍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追溯了许多世纪以来文学表现中的变化——均衡及变革——之一贯模式。弗莱始终关注着神话在人们生活中反复起到的作用，并把《圣经》中那些象征性的故事视为一种普遍语言的主要例证。

本选集第二辑所收篇目十分自然便是阐述这些问题的。第三辑的文章充分说明，弗莱同时又以何等深情，致力于研究自己祖国加拿大文化发展的特定经验。在这方面，使弗莱耿耿于怀的是两个主题：其一是由不确定的“民族意识”所衍生的文化和政治瓜葛；其二是由欧洲人视北美为“荒野”这种顽固偏见所滋生的防卫心态。但是，十分明显，弗莱在文学方面的主要兴趣，集中在他本人（跟众多其他学者一样）仰慕的一些英国作家身上；本选集最后一辑的文章便是评论莎士比亚、弥尔顿、叶芝等及他早

年即已酷爱的布莱克的作品。从这些伟大作家的作品中，弗莱很早便已窥见文学想象的各种范例；这些范例在他整个生涯中给予他无比深刻的启迪，从而使他逐步形成自己关于悲剧、喜剧、讽刺及传奇文学的理论。

弗莱乃是 20 世纪最具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和思想家。中国读者手捧此书，无疑会获得一份丰富的精神食粮，从中接触到出自弗莱非凡文笔的最精辟的论证和探究。现在，弗莱的文章又有了一种新的选本，而译文又是上乘的。我应邀为选集作序，也深感是一种特有的荣幸。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威廉·赫·纽

1996 年 4 月 16 日

于温哥华

译本序三

几位中国编委在这部选集中所收的论文，出色地介绍了加拿大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和思想家诺思洛普·弗莱的作品。弗莱毕生的著述不仅包括其关于文学神话和原型的著名理论，对西方文学的渊源《圣经》的分析，同时也评论了他祖国加拿大的社会、教育及文化。弗莱对上述诸多方面的观点，在这部选集中都逐一提到了。我应向几位编委表示祝贺，他们从弗莱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中作出了如此精当的选择。

这部弗莱文论选集除本身具有重大价值外，它又是一个更大项目《诺思洛普·弗莱研究丛书》的一部分。来自中国各地高等院校的著名学者因对研究加拿大和弗莱著作的共同兴趣而聚集到一起，合作完成这套丛书。丛书将使中国读者有机会读到弗莱的一些名篇佳作和中国、加拿大及其它国家当今一些学者们对弗莱著作的评析。十分明显，这些学者和我一样，都认为弗莱在人文科学方面的力作对中国的知识界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弗莱生前未能访问中国，实在是件憾事。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北京大学曾邀请他来华讲学，但他因健康恶化而未能成行。次年，弗莱的学生和同事艾尔文·A·李教授前来北大，为纪念弗莱作了一次演讲。从那时以来，这方面的堪称为国际性的学术事业在中国建立了根基，西方研究弗莱的其他学者们与中国同行已取得了日趋频繁的联系，以便进一步研究这位杰出的加拿大思想家，

及他对既古老又不断更新的中国文化的意义。

加拿大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

理查·金博士

1996年2月14日

于北京

编者前言

诺思洛普·弗莱(1912—1991)是20世纪在人文科学领域享有国际声誉的学者、英语国家最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及思想家。在半个多世纪中,他一直执教于多伦多大学,围绕着文学批评兼及文化各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他未届不惑之年,其学术影响已超出加拿大走向世界。到许多国家讲学,并先后获得哈佛、牛津、多伦多、普林斯顿、波伦亚等36所大学授予他的名誉博士称号。他的著作迄今已译成五十多种文字,七八个国家为他举办过学术研讨会,其论述广为各国学术界引用。弗莱生前结集出版的著作共31部,除专著《批评的解剖》、《伟大的编码》、《批评的途径》等多部外,论文集也复不少。但更有不少尚不为学界所知的著作,正由艾尔文·A·李教授以每年二三卷的速度,编辑出版弗莱的全集。

我们目前这部《诺思洛普·弗莱文论选集》是根据弗莱的十部理论性文集编译的。从数百篇论文中,究竟精选哪些篇,经过了再三斟酌的过程;因受篇幅、版权等方面的限制,一再割爱,最后以20篇文章出版。20篇论文大致归为四部分:第一辑的四篇论文涉及文学、文学批评与社会的关系;第二辑的九篇从不同角度阐述神话、原型、象征、隐喻等在文学形成中的地位,构成弗莱批评理论的主体部分;第三辑的三篇则评述加拿大的文化和文学;最后一辑的四文是关于莎士比亚等四位重要的英国作家的。

我们平时在接触西方文论时，常常首先考察某种理论如何处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这是十分自然的。弗莱在《批评家的责任》一文中指出，“每部文学作品都是一件思想文献，是人类生活整个过程中特定的社会和历史的产物”，因此“一切批评都是社会批评”。他在《批评的途径》中也曾指出，“文学是社会进程的一部分；因而这整个进程构成了文学的真正背景”。但弗莱毕其一生所追求的，是要确立起文学是一个具有一统天下的完整体系，决非仅由一部部作品堆积而成，并向遥远的古代追溯文学的起源；同时，又始终致力于把文学批评建成一个科学的独立的理论体系；其原理只能从文学内部寻找，因此在寻找过程中，他是竭力排除非文学的外在因素的。弗莱的目标，是要做到像达尔文那样用进化论通盘地解释清楚生物界这一庞杂系统。《批评的途径》一书中指出：“若把文学本身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后，并不就使它脱离社会环境；相反，我们更易见到文学在文明中所处的地位。”在《显性批评与隐性批评》一文中，弗莱在谈到自己把文学的结构追溯到上古神话、把形象的成分叫作原型时，表白“文学的结构和形象乃是文学批评应加考虑的主要成分，舍此以外，我并不墨守什么批评方法”。他指出，原始社会中，一切艺术的创作动机都基于物质生活的殷切的目的；神话是最初的文学，但当世人感到神祇的作为不合情理或不可置信后，这类故事的结构和形式便逐渐变成文学中的抽象模式。又说，有两种语境使文学作品产生潜力：一种是内在语境，即当有了潜在主题后，作家力图在所写作品中发挥它；另一种为外在语境，即一部已充分发挥的作品变成了广大学者及读者的潜在经验。毕竟说来，“文学表现了创造该文学的社会最为关切的问题”，而“艺术的社会功能紧密地联系着要在人类的生活中形象地展现自己努力的目标”。文学是“一种有待人们去拥有的力量”，“可是我们很少思考文学对健全社会思想是必不可少的事实。”我们这部文集中，共收了弗莱的两篇自传性文章，《寻觅称心的词句》是其中之一。弗莱在这篇文章中，谈到自己如

何得益于威廉·布莱克的诗歌，从而发现《圣经》为欧洲的作家们提供了一个神话框架；只要抓住这个源头，文学批评中大量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因为每种文学都是从原始口述文化中脱胎演化而来；最初，神话、巫术及仪式混杂在一起，但当先民发现巫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谬误后，便抛弃其虚幻的实质；为追求实效的现世目的而形成的仪式，也随着先民认识上的进步而剔除其迷信成分，剩下来的是想象力的创造，是潜在的艺术品，诗歌、戏剧、舞蹈由此逐渐形成；神话本是关于神祇的故事，但内容日益庞杂，成了向部众讲解本部族宗教、历史、法律及社会体系等情况的百科知识；当先民从思想上对神祇的言行及作用提出质疑，加以宗教、历史、法律等从神话中分离出来变成独立的领域，这时 myth（神话）的核心 mythos（情节或叙事）便渐渐变成一部文学作品中起到整合作用的结构模式，供小说家穷竭心计地在这框架中编织巧妙的图案。弗莱说，“《圣经》是一部篇幅极长的民间故事，是世界上最具有原始风格又最通俗的一部书”，“我的全部批评工作一直是围绕着《圣经》进行的”，因为他相信布莱克的话，“《新约》和《旧约》是集艺术编码之大成的作品”。研究《圣经》并不是要把文学拴到一种宗教信仰上，因为当人们发觉把超现实的神秘的外在力量争取到自己这边来纯属徒劳后，便渐渐摆脱宗教而走向科学；而弗莱写《伟大的编码》及其续篇《有力的词语》，目的便在于“探讨《圣经》的整个叙事的形象体系及其对文学所产生的整体影响”。《文学的疗效》提出一个很有趣的课题。在一切艺术中，音乐的作用是最早为人们发现的：莎士比亚的悲剧《李尔王》中，医生用音乐治疗李尔王的精神错乱。这种疗效似乎已为科学证实，婴儿胎教、幼儿教育都借助音乐使人身心健康成长；音乐的节奏应与人的生命节奏协调，所以学术界有一说法，认为和谐的节奏有助于世界的和睦，而爵士乐、摇滚舞引起人们浮躁，滋长社会的动荡。绘画上，先锋派脱离现实太远的抽象画，也会为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带来混乱。在文学上，为什么亚理士多德

用了个医学上的术语“净化”(catharsis)来比喻悲剧在观众感情上产生的作用呢?那么,喜剧是否也能使人们感情净化呢?弗莱作了肯定的回答。文学艺术中,究竟什么因素在产生这些作用?人们作出反应时的生理、心理机制又是什么呢?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的。

在弗莱的理论中,文学的原型(archetype)是个很重要的范畴;按他解释,原型是指艺术中反复出现的形象,可以传播的传统象征及隐喻。在《文学的原型》一文中,弗莱指出,艺术的结构原理都是反复出现:在时间中反复叫节奏,如音乐;在空间中反复叫模式,如绘画;而文学呢?作品语言的抑扬构成节奏;文字作为具有寓意的符号,构成模式。C. 荣格和J. G. 弗雷泽向文学批评家灌输了关于古代神话的重要意义。文学是从呈现于原始文化中的较为有限、简单的程式系统中逐步演变为复杂体系的;而一部文学杰作给我们带入的境界中,大量具有含义的原型融汇成浑然一体。在这篇文章中,弗莱根据节奏或反复活动都扎根于大自然循环的事实,将传奇、喜剧、悲剧及讽刺等四种基本体裁分别与春、夏、秋、冬的四个季节联系起来^①;不过他说明,促使不同体裁产生的,还有社会条件和文化要求。《四重象征的由来》一文中指出,荣格的《里比多的变化与象征》和弗雷泽的《金枝》二书为原型批评奠定了基础。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每个民族都从其远祖处继承“集体无意识”,这种意识中包含着许多原型,这些原型会渗透到当今整个社会并潜入到每个个体之中。远古先民在冷漠的自然中,凭想象创造出一个无所不能的神祇、英雄的群体;当今的艺术也应勾勒出社会为之努力的最终情景,及欲望付诸实现后人类充分自由的纯洁无邪的世界。《虚构文学与神

^① 六年后,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更加详细地论述了文学体裁与四季更迭的对应关系,但改为将喜剧与春季、传奇与夏季联系起来。

话的移位》中，弗莱解释为什么神话是文学的摇篮：因为当神话体系与宗教信仰完全脱钩后，它用特有语言勾勒出的想象天地便被文学占领了；文学同样成了一个整体，为每部文学作品提供一个框架或背景。我们要求一部关于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写得真实可信，这是指作品的内容，来自生活；但文学的形式不来自生活，只能源自文学传统，归根结底来自神话。“把文学作品置于这样一个背景中审视，就能使它们光彩夺目，获得深远意义”，并“将我们带到一个自成体系、独立自主的文学天地之中”。《构思是文艺的创作原理》一文首先讲到威廉·莫里斯关于生产具有创造性和机械性两种形式，而艺术创作中具有创造性本质的是构思等观点；弗莱认为，文学中这种构思成分正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情节或叙事；并且指出，文学的叙事不同于历史的叙事，前者表现典型的普遍性的事件，后者只记录特殊、个别的事件。从混沌一片的文学中，常浮现出其构思方面的某些反复呈现的原理，仿佛具有亲缘关系的类似主题；民间故事中是简单的，长篇巨著中则复杂一些，但正是这些主题、原理，使比较文学的研究成为可能；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学批评本身便是在搞比较文学。《心明眼亮，茅塞顿开》是弗莱另一篇自传体文章，在《批评的解剖》这部具有国际影响的著作问世18年后发表的，可以说是他对各方反馈的答复。首先，弗莱表示，当初是见到文学理论领域的混乱才决定写《解剖》一书的；新批评是一种修辞形式的批评，虽能把诗的语言形式视为诗歌意义的基础，但其局限是把作品看成是个与外界绝缘的自给自足的有机体，忽略了体裁或将许多作品相互联系起来的任何更大的结构原理。结构主义、阐释学、现象学、社会语言学、文化人类学及语言哲学之相继出现，表明现代文学批评的基本理论趋向于系统化，但是它们对文学所起作用的理解太不尽人意了。弗莱指出，《解剖》一书把文学想象描述成一个完整的图式体系，内部由许多不同的原型串联起来；牛顿把神话空间与自然空间分割开来，达尔文将神话时间与自然时间区别开来，“目